

彩票

(金屬粉)

引個憑證出來。小子住的對門，便是什麼工務的批警局。據局內人親口說，局中職員有三十餘人之多。薪水每人每月至少八十元。多至數百元。開出照影，還有甚麼花紅可派。還有茶房七八人。供食人的差遣。呼么喝六。比做官還威風哩。無怪是介紹與人。所以局內三十餘人，不是親兄弟，便是經理親戚。不過三十餘人。除收進付出外。一點款也沒有。天天打家截巷。叮撲克。真是鬧熱。還有幾個差役做。拍手拍足的唱小車人聞了下的。還有幾個賭錢賭牌的。你想在衆人頭上搜括下來的錢。本是助賑。是供他們衆人的揮霍。豈不冤枉嗎。他們還有天理良心嗎。我這聽見人說。杭州某工總局每到月底。便有警察率同查。還有看子來。衆人有的。或者丁末兒。未賣出的。一齊搜去。當他們的。外快。每月要七八元以上呢。噫。衆人血汗錢。被他們如此不正當的理應。真是可嘆。

還有民國路上的彩馬店。連一接二的開起來。差不多新北門到老北門。全是彩馬店了。於是互相爭奪。其聲打唱哩。唱留聲機。汽油燈點了三四盞。他們拿人家的錢去裝門面。竟有幾家雇了拍貨貨的。說着哈哈笑。用粉墨塗了臉。手裏搖着鐵。大聲叫彩。登財快來。種種醜態。怪狀百出。驕的也捫肩擦背。考他們心裏。無非想做富翁。不見人有句話。叫做補財不富命。何必人。人要想發財。那還這許多頭影。想爭了。何人去買他。我說。有餘錢。何不先去儲蓄起來。做點正經事業。萬一不肯去儲蓄。像此次北方災賑。去助賑爲子孫造福。何苦死要想登財。爲子孫作牛馬。像南京李純。橫赫赫。等死了。權也沒了。錢也帶不去。空手。還是空手去。所以我說諸君千萬。不要想登橫財。去買彩馬。有餘錢請做點地方公益事業。比這

癸丑紀實

(六) (續覺人)

「那鄉民膽子，到底是什麼東西？初是一響的吳，接着鄉民膽子，在那兒的平地上，團團的吳，團團年甚的，走馬燈一樣，簡直顯得個落花流水。人聲鼎沸，頭，還有一個鄉民，扯住一個手，拿快槍的吳，旁邊立着一只膽子，在那裏同一個吳拚命，我匆忙的問道，你們為什麼要拚命，那個鄉民，帶哭說道，因為他要救我家的膽子，不犯他鄉，他就開槍，那個兵聽了鄉民的話，如開得了竅，我的拿起來，將保險槍一般，對准鄉民的頭上，口口聲聲，說非將這個巧嘴的鄉民，打死不可，見了這神野蠻舉動，就將身體，對着兵的槍口講道，你是那團，那一營，那一連的兵，竟敢公然，此鄉做這違犯軍法的事，那裏知道，這個吳非但怕，並且對我罵，說道，你不是我的長官，不聽

(養)

不肯傷其性命。利人愛物有如此。鄉人無不欽仰之。無如命途多舛。一日花甲早。家畜一雞。時日漸熟。圍觀。見一羣奴倒雞拜。行將就斃。當觀之惘然。撲歸飼以粥糜。轉瞬間。頓慶更生。朝朝有生氣。久之漸覺茁壯。終日依隨舊側。未嘗相離。並書拍鼠。以故家藏食物從無損失之虞。是年災荒附至。顆粒無收。當本糧收粗爲生活。值穀歉饑形貧困。借貸無門。與貧殆盡。楚因相對。與族一壽人。猶如此。猶更無從得食。日叫罵於翁之左右。家人竊乃責之曰。人向不能飽食。亦有餘糧供汝啖食耶。汝平日受主人養。至此不有一報恩勳。而反騷擾不休。足見畜類之慣取人情也。猶若知人之責備。乃一躍登屋而去。須臾。則一物擲翁前。視之乃女帽一頂。上綴明珠無數。大如矢貫。價值當在萬萬。翁曰。是必富室之物。一旦失去。勢必經及婢僕。冤抑莫伸。性命攸關。翁乃於一鄉中遍告諸巨室。意欲詢實後。將以物歸原主也。孰知尋遍均無

新淋久淋
專治男女生
理不調等症
不論新舊一
服即愈每盒
銀一元

西醫余景誠
診所設在
大馬路對面
第七十三號

● 治一切瘡毒
症口論効用
一藥思有之
法應重注手

射注外科

瘡痔腎包

痊愈十日無痛免割

西對過七十三號

余誠景

門本醫所此向
軍痔科法此同
六十日無腫外
內包結立除
愈立除

戲拉路三

[illegible]

除如科重選自偶
路總巡官王祥年謹啟

(朱國斌)

本公司開設以來，承蒙各界歡迎，故陸續加入本公司職員者，頗不乏人。茲將一般特招抄謄人才數十人，務望各加以注意。如合以下二條件者：

薪金從優，請勿錯過良好機會也。

(一)如能將他人所著之小說，續日報載不斷者，每月薪金八十元。

(二)如能將他人所著之評論或筆記，終年報載不斷者，每月薪金六十元。

如合意者，請先來函爲荷。本公司開設隱居諸君街清精里半號門牌。

抄謄公司主人告白

● 愛國志士

來人言至此。目視劉敬面。上若靜聽其答辭者。國
敏憐思久之。突然趨前。亟執奉人雙臂。怒呼曰
。若爲誰。余不之識。但盼若君。實大奇情誼。梅
習朋。數句鐘前。方與余爲數。即犯罪。亦斷無即
在此數句鐘內伏法之理。若必梅之黨徒。準此計議
余耳。速實供。否則則下無情。無幾何。奉人徐徐
答曰。子僕矣。豈不值三年前。吳門有時秋閣者乎
。國敏聞時秋閣三字。歷腦中若有所觸。默思有頃
。復詳奉人之辭曰。憶之矣。汝乃阿林也。何爲
至此。而梅習朋伏法之消息。又何自奉。我恐未
必確也。實時。徐釋其手。阿林曰否。誠已伏法矣。

中人。秋秋問對之。一若現有限無希望者。即促
之。於是情日以深。去春。客乃以千金爲後脫籍
携彼來此。納作側室。余得被一語之吹噓。亦得
爲常僕。客正妻在原籍。此處合一二婢僕外。亦
無他人。故二人相處。初甚相得也。艾君乎。亦
此客。免爲誰乎。蓋即與君爲敵之梅習耳。吟
園既淹海大船。漸欲悔之行蹤。知與己之妻志相
。於是又有失所。一年來以淚洗面。又不知若
次矣。梅平時與君爲敵。彼亦習聞之。頗覺君甚
時以好言相勸。希欲挽回於萬一。而梅終不顧
。梅出約其同夥多人。若有事。余固未得其詳
。午後梅返。入內室。未幾一婢一僕携相繼奔出
曰。家主病命。往廳應吊物。兩人方出門。聞

●代郵

老白先生鑒。久仰鴻才。無緣識荆。前見筆記欄
瀝陽羊膽白玉笛。大著。執事是否瀝人。暇乞見示
。未審。肅此。 (黃君農野啓)